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壯悔堂集

(上)

侯方域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壯悔堂集

(上)

侯方域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壯悔堂集

(中)

侯方域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壯悔堂集

(下)

侯方域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20014

主編 王雲五
萬有文庫

第二集 七種

集 堂 悔 壯
冊 三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侯 方 域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鎮

五六五八四上

(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黃華祥)

台

序

昔人謂魏冰叔爲策士之文。汪堯峰爲儒者之文。而雪苑侯子。獨以才人之文目之。二子之文。其當否姑勿論。至侯子之文。而僅目以才人。予竊以爲有未足盡侯子者。侯子以不世有之天姿。生家國鼎沸之際。播遷流離。卒卒無定處。自非胸中之學識。有以高乎一世。人必不能率意而漫爲此文。謂侯子而僅以其才勝。將天之困厄其才。不使侯子之得展其才。人之沮喪其才。不使侯子之得伸其才。與夫世事之顛倒乖舛。不使侯子探奇握勝。得以馳騁其才。將并無以成侯子之才。侯子何能以才見也。故使侯子而僅以才勝。侯子恐不得爲才人。而侯子之文不傳。卽侯子之人不傳。目侯子之文。而僅指爲才人。起侯子而問之。侯子必不以爲知心人。向使侯子天或昌其年。坦其遇。得以優游漸漬。以充其學識之所能爲。是將使人不見其才。而且以爲今之侯子。卽古之韓子。柳子。歐陽子。而無不可者。顧第以才人之文目侯子。令侯子而第爲才人之文。則亦足爲侯子悲者。烏足爲侯子定論哉。予故亟爲侯子辨之。遂以序侯子之文。

同治壬申歲七月既望。繡谷省菴趙承恩謹序。

壯悔堂文集序

侯子曩所刊古文數百篇。兵火焚佚。盡亡其冊。乙酉秋。自江南歸里。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于法。若幸兵火爲掩拙者。今十年中。新著古文若干卷。以付徐子而敍之。敍曰。明三百年之文。擬馬遷。擬班固。進而擬莊列。擬管韓。擬左國公穀。擬石鼓文。穆天子傳。似矣。卒以謂唐宋無文。則可謂溺於李夢陽。何景明之說。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。夫孔子之時。去開闢之時。已數千年。孔子刪書起于唐。敍詩綴以商。以明世遠言湮。滅沒莫考。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。擇其雅者。爲人誦習之。法古者。法其近古而已矣。蓋古文如漢。如莊列。如管韓。如左國公穀。如石鼓文。穆天子傳。法莫具于馬遷。前此之文。馬遷不遺。後此之文。不能遺馬遷。然而馬遷之文。法具矣。體裁有未備也。備之者其昌黎。柳州。廬陵。眉山諸子乎。諸子之于馬遷。猶顏。曾。思。孟之于孔子也。道必學孔子。然善學者。學顏。曾。思。孟而已矣。文必學馬遷。然善學者。學昌黎。柳州。廬陵。眉山而已矣。蓋進而上之。如莊列。如管韓。如左國。如公穀。如石鼓文。穆天子傳。猶義農之制作。皇娥之歌謠。高而不可爲儀者也。侯子今十年之文。則可謂離于夢陽。景明之說。而中有確然自信者也。蓋夢陽。景明謂爲文本于馬遷。是矣。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。景明猶稍稍自好。而夢陽則支蔓無章。降而弇州白雪。

諸子尤而效之。明三百年。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辭也。詩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。夢陽、景明之功也。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。夢陽、景明之過也。而世猶莫之寤也。惟侯子之文。奉馬遷爲高曾。而實宗乎昌黎、柳州、廬陵、眉山諸子。一氣磅礴。百折不移。雖舉世不喻。未有以易之也。或曰。信子之言。則昌黎諸子之文。反居于遷、固、莊、列、管、韓、左、國、公、穀、石鼓文、穆天子傳之上矣。對曰。君子之爲古文辭也。爲其眞者而已矣。眞者不必其貌之似也。彼僞鼎彝者。淬以銅青。飾以土蝕。亦何益乎。篆隸之變。而八分行草也。晉之羲之。獻之。唐之虞世南、顏真卿。亦工其變者而已矣。不聞其習篆隸也。知此者。可以讀侯子之文矣。社弟徐隣唐爾黃氏撰。

壯悔堂文集序

事有數百年失之。而一朝得之者。有識者遇之。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。有數百年失之。而一朝得之者。其在小者。猶不能不以之興感。況於數百年失之。而一朝得之者。而迺在於經國之業。不朽之際。此其關於世何如也。嗚呼。文章至今日。凡數變矣。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。以載道也。非可以文言也。歐陽修曰。讀易者如無春秋。讀詩者如無書。聖人之文。不可及也。至矣哉。修之研見至隱也哉。世皆知誦蘇洵之文。而洵乃淵源於孟子。傳曰。言之不文。行之不遠。聖賢之文。莫不有條理。每進而愈出。而合離起伏。開文之變。而具乎規矩。放于戰國。接乎漢氏。而離離蔚蔚。爭長並出。亦巍乎其盛哉。漢氏之文。不易盡。尤著者爲司馬遷班固。固尙有不及遷者。而遷遂爲古今文之冠。然則合離起伏。極文之變。而莫不有規矩。後之學者。其尙求之遷焉可矣。求工於字與句。晉以後之失也。昔人所以謂之衰也。直謂之無文焉可也。嗣盛嗣衰。而衰之極者。至於明。古人之文。潔而明之文。冗。古人之文。精而明之文。膚。古人之文。朴以蒼。而明之文。媚。明之文。鈞棘。夫晉以後。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。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。取其潔者。精者。朴以蒼者。而以合離起伏變化。而一乎規矩者。拯之。韓柳歐蘇曾王諸公。拯之。而明乃以其冗者。膚者。

媚而鈎棘者。易其潔者。精者。朴以蒼者。以壞之。文之統不亡。吾知必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。起于六代五季。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。起于六代五季。亦知必有若諸公者。起于明。當此之時。而視其人。其所關何如也。需之而遇之。其爲咨嗟讚歎而急稱之者。又可知也。則余友侯子其人也。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藝名海內。海內凡在宿儒。無不知有侯子。而尙未見侯子之爲古文也。侯子十年前。嘗出爲整麗之作。而近乃大毀其向文。求所爲韓柳歐蘇曾王諸公。以幾於司馬遷者。而肆力焉。而其文已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。昔司馬遷歷四海。周天下。名山大川。廣而遇之。故其文奇偉。振耀古今。夫文非徒以辭也。侯子向嘗遊兩都。歷邊塞。浮江淮。盡吳越。觀覽人物之盛。所涉者多。則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。理足乎中。而充其外。知與古作者發明矣。今將次所爲文行于世。其爲離合起伏變化。而合乎規矩者。世應具見也。壬辰秋九月。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。

侯朝宗公子傳

方明季啓禎之間。逆閹魏忠賢徒黨。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。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。身不在位。奮然爲天下持大義者。有四公子其人。四公子者。桐城方密之以智。如臯冒辟疆。襄宜與陳定生。真慧與商邱侯朝宗。方域。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。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。父曰司徒公恂。叔曰司成公恪。皆以東林忤逆閹。先後罷官。而司徒公罹禍最酷。下請室者再。公子爲司徒公第三子。生而穎異。讀書嘗兼數人。幼隨司徒公官京師。卽慷慨盱衡。好言天下大計。束髮歸試。輒冠一軍。爲文若不經思。下筆千萬言立就。偕昆弟輩及里中諸子。創社雪苑。與四方聲氣相應和。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。性豪邁不受羈束。嘗讀書東園。時太常公家居。課諸孫嚴甚。公子每攜季弟逸出。選伎徵歌。數數然。然終不荒所業。已以郡學生例入南雍。應留都京兆試。留都故佳麗地。海內賢豪輻輳。論交把臂。馳騖於詩酒聲色之場。公子遨遊其間。人人引重。無不願交。恐後。以是名益盛。意氣殊自得也。雅嗜聲技。解音律。買童子吳閬。延名師教之。身自按譜。不使有一字譌錯。縱或賓筵羈飲。高談雅辯。滑稽嘲笑之時。或對客揮毫。賦詩屬文。裁答東如流水。耳聽目攝。心度口酬。他人傍觀。五色眩瞀。而公子兼綜並理。洋洋若平常。脫或白雪偶乖。紅牙稍越。曲有誤。周郎顧。

聞聲先覺。雖梨園老弟子。莫不畏服其神也。初。司徒公亦留意於此。蓄家樂。務使窮態極工。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。審諦諸大老賢姦忠佞之狀。一切效之。排場取神似逼真。以爲笑噱。至是投老寂寞。公子乃教成諸童。挈供堂上。歡司徒公爲色喜。而里中樂部。因推侯氏爲第一也。公子雖豪舉乎。然心不忘家國之故。彌敦氣節。詡詡負經濟。頗思自見其才。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。破四郡。圍汴急。朝命起司徒公。督師解汴圍。賜尙方劍。得便宜行事。於是公子立進計。請用賜劍。誅督師許定國以師譟之罪。而破文法。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。庶幾事集威行。然後疾驅渡河。收中原土寨團結之衆。以合左良玉於襄陽。約陝督孫傳庭。犄角並進。則汴圍不救自解。毋徒違朝命。急救汴也。司徒公大駭曰。如此是我先跋扈矣。小子多言。不宜在軍。亟遣還吳。而採其言。飛章上請。爲忌者所厄。迄無成功。噫。司徒公之守經。公子之達變。卒皆不見用。豈不惜哉。後司徒公徵調不前。解圍無策。汴爲河所沒。而復逮公下請室。許定國選輿觀望。終殺高傑。爲豫腹心患。人始歎公子料事多奇。中云。公子旣還吳。旋值甲申之變。留都擁立福王。而常國者馬士英。與閹黨阮大鍼比。大鍼僉王凶險。顧少有俊才。其未黨閹時。司徒公絕愛之。後以身陷大逆。見擯君子。猶欲以世講之誼。與公子通殷勤。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。公子拒之峻。事見公子集內。

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中。大鍼得書怒。日夜謀殺公子。及得志。大興黨人之獄。公子走依高傑得免。傑遇害。公子說其軍中大將策甚善。不聽。公子乃身歸。奉司徒公伏處鄉國。苦無聊侘傺。惟日與二三同志。修復舊社。痛飲悲歌。以寓其牢騷不平之志焉。暇卽肆力於詩古文。自編四憶堂詩。壯悔堂文二集。各若干首。論者謂其詩追少陵。古文出入韓歐。洵不媿也。制舉藝亦成一家言。特數奇不偶。己卯舉南省第三人。以策語觸諱黜。辛卯舉豫省第一人。復爲忌者所阻斥。置副車。嗟乎。此固命也。然以之人之才。一第又寧足爲重輕哉。公子沒時。年纔三十有七。歿後。遺集傳誦天下。而古文尤爲當世所宗尙。余雖不及見公子。而雅好其文。公子之兄。赤社先生。方夏。成丙戌進士。又與先少保爲齊年友。故知公子事甚悉。公子身沒言立。子孫皆能世其家學。孫重喜。以明經爲開封教授。才而有文。

論曰。今天下詩家頗不乏。而古文之作者顧稀。豈不以工有難易哉。以余所見侯公子壯悔堂集。其必傳者也。與公子後先接踵者。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。寧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。吳江計甫草東之改亭集。皆在伯仲之間。而長洲汪茗文琬。操繩尺衡量諸家。失之過嚴。去取多未賺人意。其自著類稿。亦多可議者。余曾于甫草集序。微發其端。大指已略可見。公子同邑宋牧仲中丞。方刻諸家文行世。當必以公

子集爲稱首。余欲寓書中丞。勸其自出心裁。而不可拘拘於茗文之去取。恐微言未足信重。偶於傳公子而聊附及之。中丞知與不知。不必問矣。諸家之外。余素所服膺者。尙有余師武林陳稽留先生祚明之敝帚集。余友秀水朱錫鬯彝尊之竹垞文類。倘與諸家並傳不朽。誠一時之盛也。而公子之所得不旣多乎。時康熙乙亥孟夏望後一日。燕越年家後學胡介祉拜譔。

本傳

侯方域字朝宗。南邱人也。幼博學。隨父司徒官京師。習知中朝事。嘗歎曰。天下且亂。所見卿大夫。殊無足以佐中興者。其殆不救乎。去遊金陵。爲一時所引重。尤負氣。阮大鍼願與交。不肯往。後大鍼與黨人獄。欲殺方域。渡揚子。依高傑得免。豫王師南下。傑已死。方域說其軍中大將。急引兵斷盱眙浮橋。而分揚州水軍爲二。戰不勝。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。據常州。一由通州趨常熟。據蘇州。守財賦之地。跨江連湖。障蔽東越。徐圖後計。大將不聽。以銳甲十萬降。從其軍渡江。授官辭歸。明思宗時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。圍汴。司徒出視師。方域嘗進計曰。大人受討賊重任。師纔一旅。廟堂言議。牽制難行。奏乞兵糧甲仗。皆遠在數千里外。不可猝得。今賜劍久虛不用。願破文法。首狗一甲科令守。諸所徵辦。旬日便集。晉帥許定國師噪。常立斬之。以明軍法。亦不須奏。事辦威立。疾驅渡河。中原土寨圍結之徒。不下數十萬。皆願自効。宜毋問所從來。收而將之。就左良玉於襄陽。約孫陝督。犄角并進。賊乃可圖。將在軍。君命有所不受。今責救汴。汴守堅。未易下。舍之乃所以救之也。司徒曰。如此是我先跋扈矣。小子多言。不宜在軍。遣還吳。道遇永城叛帥劉超。挾之。問曰。與若有舊。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。方域曰。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。奈何據反。今三輔有

警君能兼行赴救，負義之甲，卽勤王之旅，勝固立功，敗則以一死殉國，策之上也。急自縛，遲見吾父，儻待奏命，朝廷方姑息戎臣，君未必死，不然，亦免族滅次也。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，往來宛洛間，觀變逋誅。我卽不言，亦必有爲君書者。然如此則真反矣，願君無以爲意，超服其言，亦不殺也。方域豪邁多大略，少本有濟世志，嘗與吳應箕、夏允彝醉登金山，指評當世人物，臨江悲歌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。己卯舉南省第三人，以策語觸譴黜。辛卯舉豫省第一人，有忌之者，復斥不錄，旣不見用，乃放意聲伎，已而悔之，發憤爲詩歌古文，論者謂其詩追少陵，古文出入韓歐，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。從來作者皆不能兼，獨方域兼之，今觀其集，非虛語也。武威賈開宗撰。